

曹雪芹佚筆海探



曹雪芹佚詩探

吳恩裕

天津人民出版社

曹雪芹佚著浅探

吴 恩 裕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6 字数 230,000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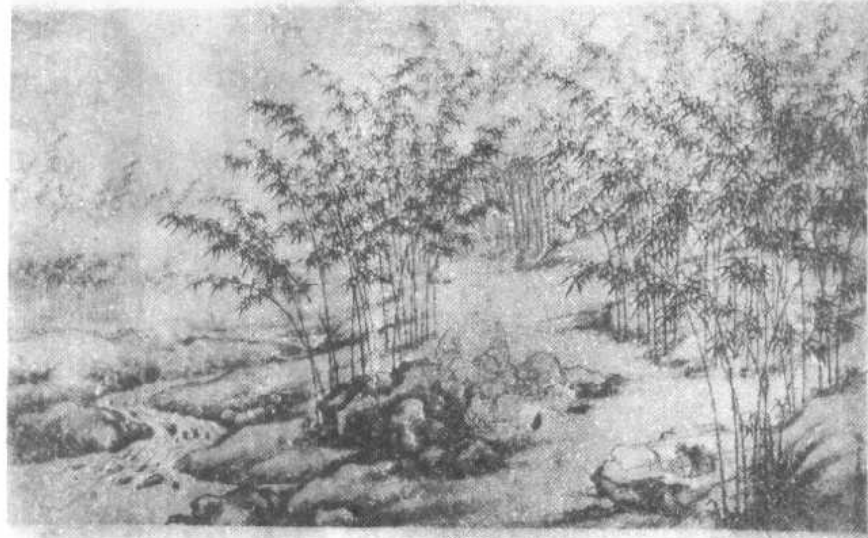
印数 (精) 1—5,000

统一书号: 10072·653

定价: (精) 1.72元



泥人德曹雪芹彩色塑像左側。



王岡乾隆二十七年所繪曹雪芹像。



一六九五年(康熙三十四年)張見陽(純修)所畫之棟亭夜話圖。圖中景色即曹家的棟亭；人物則為：曹寅、施世綸、張見陽及一小童。現圖為原裝手卷，題詩甚多。

空空道人所書八字
篆文。『空空道人』四字
下，有一陰文圖章，文曰
『松月山房』。

泰山
墨土人
聰明

空空道人



瑛寶爲裕瑞所繪風雨遊圖。原圖云：“風雨遊圖擬米襄陽雲山墨戲，爲思元主人敬製。瑛寶。”瑛寶爲裕瑞繪此圖在嘉慶五年。圖爲從藍淀廠火器營一帶遠望萬壽山。曹雪芹所居健銳營即在橋後遠山下。

此三首詩

如第紅橋

轉小信云

誤全同之久

矣而終不

願一見以

中自砥柱

也

回墨香得藏紅樓夢小說吊雪芹

傳神文筆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淚流可恨

同時不相識我回掩卷哭曹侯

釐之寶玉兩情痴見女閨房語笑私三寸

柔毫能寫盡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來眼底復心頭辛苦才人用意搜混沌

一時七竅鑒爭教天不賦窮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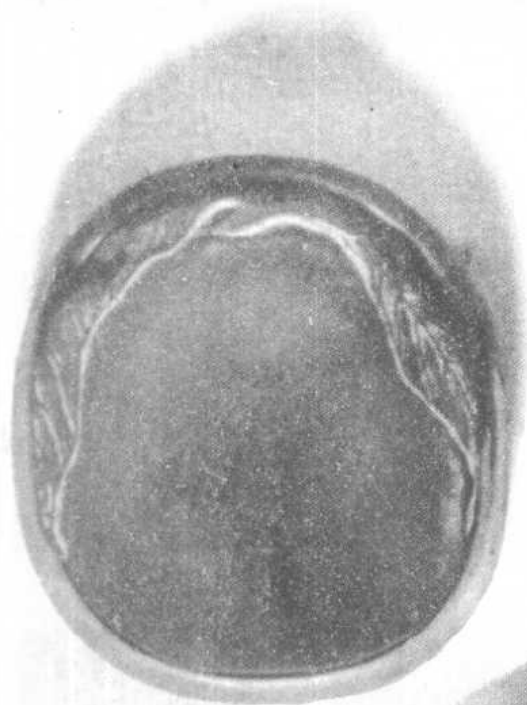
永忠弔曹雪芹詩三首。永忠於

乾隆三十三年手書。時雪芹已死五

年。原見作者於一九五四年發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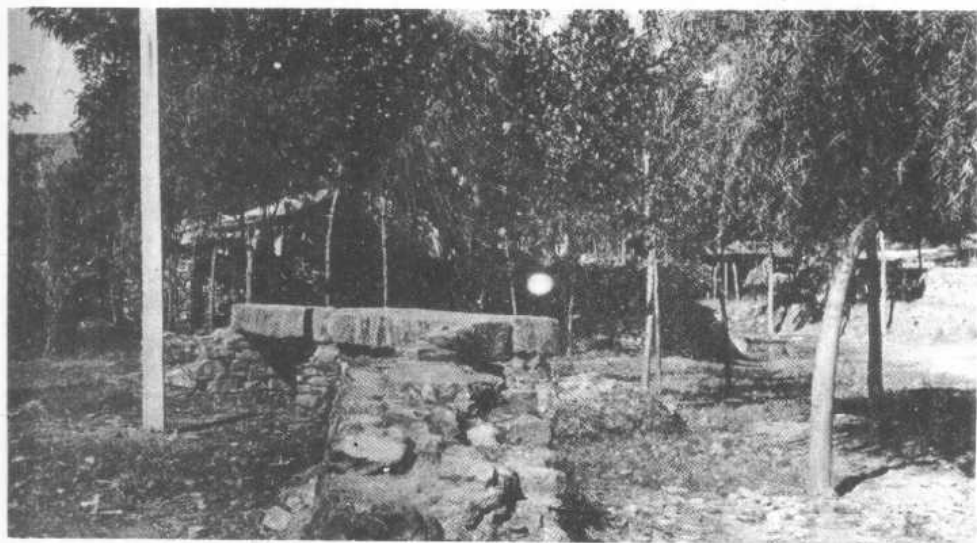
延芬室集手稿。

脂硯齋所用
硯。一、正面；二、
背面，王穉登題
詩；三、側面，脂硯
齋所珍之研，其永
保。





陸厚信繪
『雪芹先生』像及
其附識。



自家疇之小橋。此爲曹雪芹在世時之小石橋。橋東當時距白家疇村邊約半里內無居民，橋西南爲曹雪芹結廬處，西距城子山約四、五里。城子山後連接由西轉北之西山。“寂寞西郊人到罕”，卽其地也。

「富非所望不憂貧」七字風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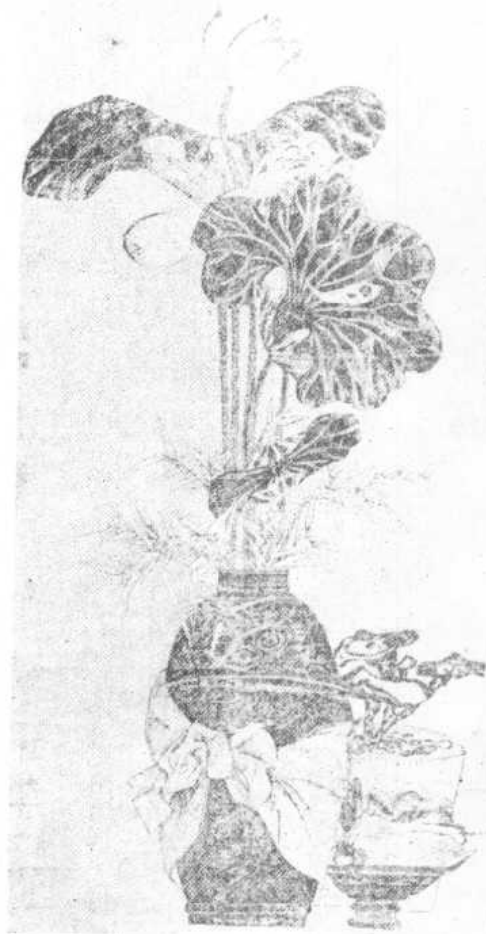
富非所望不憂貧

裕瑞之風

雨遊記原稿：此
記爲裕瑞親筆，
與棗窗閒筆之筆
迹全同，均係裕
瑞親筆。裕瑞尚
有其他手稿甚
多，其字迹均與
此二者同。

與道陰氣止漫漫懷惘惘之虞踉蹌歸館此致淋漓然一語笑語不
能未覺其惓惓心殊怡之有謂於中嗟乎人生所際識未可以玩界
計天振抱也拂於心即為憂此莊心即為樂是天產時自操非外物所
可拘也後倭鷗背去成然不憂名矣德制端角星怡然而樂者矣則
現亦矣矣然人即今日之行而師風伯實獲我心竟可獨奇遇之物
此不似與家私獲於消浪此下是羊為祀題只名曰風雨遊

曹雪芹所見『如意平安圖』。此圖見於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日香港大公報之藝林副刊，編者題爲『元人如意平安圖』。按：此圖內容完全與乾隆二十三年臘月二十四日在懋齋所見之元人僞作宋李龍眠『如意平安圖』相同。



曹雪芹繪烏金翅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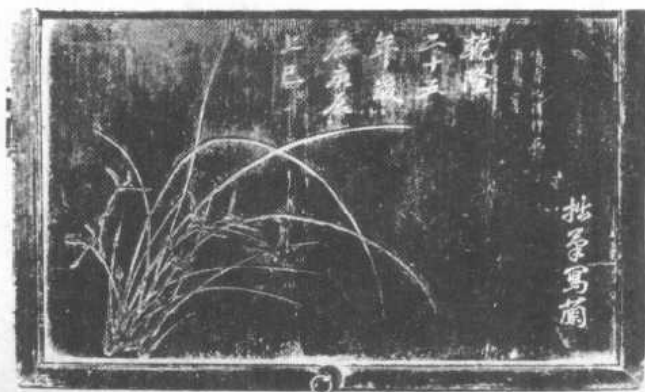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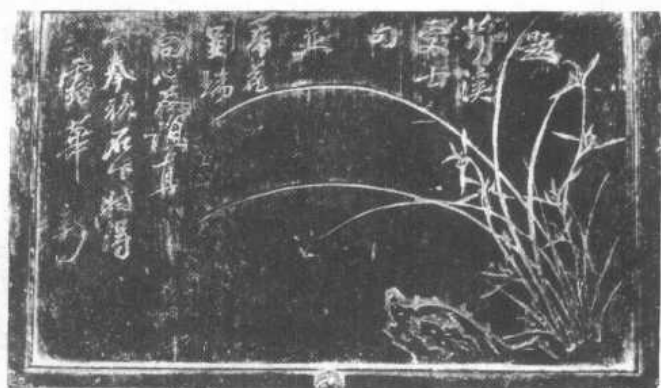


曹雪芹續妻

芳卿的親筆悼亡

詩。詩云：

不怨糟糠怨杜康，
 亂詠玄羊重剋傷。
 睹物思情理陳篋，
 停君待殮鬻嫁裳。
 織錦意深脾麻女，
 續書才淺愧班娘。
 誰識戲語終成讖，
 窀穸何處葬劉郎。



曹雪芹所

遺之書箱正面所
 刻的蘭石和題
 詩。



工人正在用江寧織造局所用過的那種織機操作的全景。由於機房太小，故將上部和下部分別拍照。



目 錄

第一篇	新材料提出的新問題(代序).....	一
第二篇	曹雪芹手迹和芳卿悼亡詩的發現及其意義.....	七
第三篇	曹雪芹在岫裏湖中瑣藝一冊中所繪烏金翅圖及其論光與畫殘篇.....	四三
第四篇	曹雪芹講編織印染的殘文和江寧織造局的織機.....	四九
第五篇	曹雪芹斯園膏脂摘錄片斷.....	五五
第六篇	曹雪芹蔽芾館鑑印章金石集殘存.....	五七
第七篇	乾隆時德榮泥塑曹雪芹像的照片.....	五七
第八篇	曹雪芹所見之『如意平安圖』.....	六〇
第九篇	跋裕瑞萋香軒文稿.....	六五
第十篇	曹雪芹紅樓夢瑣記自序.....	六四
第十一篇	曹雪芹紅樓夢瑣記.....	六六
第十二篇	曹雪芹佚著及其傳記材料的發現(附錄一).....	二九

第十三篇	紅樓夢的反儒和廢藝齋集稿殘篇中的近墨反儒思想(附錄二)……………	二八三
第十四篇	論廢藝齋集稿的真偽——兼答陳毓熙、劉世德兩同志(附錄三)……………	三〇六
第十五篇	跋日本松枝茂夫教授關於訪問高見嘉十教授的來信(附錄四)……………	三七四

第一篇 新材料提出的新問題（代序）

本書所收的文章大致可分爲四類。第一類是新發現的曹雪芹佚文和遺物的介紹和考證。第二類是與曹雪芹有關的文獻和實物的介紹和考證。第三類是我在過去二十四年中就所見聞隨時記錄的關於曹雪芹和紅樓夢的資料。第四類是附錄：一九七三年文物第二期和一九七四年第五期刊載我的兩篇文章。本書中由第二至第八篇都是繼廢藝齋集稿殘篇之後，曹雪芹佚著及其傳記材料的新的發現。

這些材料的發現，給我們提出兩個問題：一、光憑紅樓夢來研究紅樓夢够不够？二、光憑紅樓夢來研究曹雪芹够不够？對於第二個問題，誰都會認爲是不够的。對第一個問題，許多人認爲：專研究紅樓夢這部書，知道不知道作者曹雪芹那麼多的事迹，没有多大關係。這個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讀其書必知其人』，是有道理的。歷史唯物主義也告訴我們：必須結合行動來判斷思想。因此，對作家的家世，特别是他的生平的研究，便成爲研究作品

的一項不可缺少的工作。

二

具體些講，列寧談到托爾斯泰時，光談戰爭與和平，不涉及作者的階級、思想、行動及其所處的時代麼？恩格斯講巴爾扎克，馬克思講但丁，都是只講人間的喜劇和神曲，而不問兩位作者個人的歷史和他們的時代背景麼？顯然不是這樣。

再具體到紅樓夢。即使狹小到祇研究紅樓夢裏的語言，也不可避免地要有點關於作者籍貫和經歷的知識。比如，紅樓夢裏有南方話，這首先就要知道作者在南方住過——固然，這是人所熟知的事實，但，他都去過些什麼地方？去過蘇州、揚州以至杭州沒有？就語言來說，這些地方是有所不同的。既是『專』研究紅樓夢的語言，難道不需要知道這些？大家又都知道，書中用的基本上是當時的北京話。但我在二十餘年前，就發現紅樓夢裏有些極特別的語詞，是我童年在東北的生活中所常聽到的，有的還是我的母親常講的話。那些語詞反而是我在本世紀二十年代末的北京所不常聽到或根本聽不到的。我出生於父系是滿洲人的家庭，紅樓夢裏的某些語詞，我一看就懂。但是，不僅南方人的俞平伯先生對它們不那麼瞭然，就是久居北京的啓元白先生的某些注釋，也令人讀了感到總有些『隔』。這就說明：要真正瞭解紅樓夢裏的語言，特別是某些方言，就非知道一些滿洲人在東北時長期形成的漢人用語不可。這也說明：需要知道曹家和東北的關係。